

偷竊的男孩

這男孩十六歲，他的主診醫師說，他二年級時就開始偷竊，被診斷為偷竊癖 kleptomania，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名詞。

他父親解釋，孩子自小就行為偏差，要母親不停督促。小學時期，幾乎是與母親一起上的，升中後，又變成由父親監管。但是行為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變本加厲，在學校、在店舖，都是順手牽羊，有用無用的，都偷回來。父母無論盯得多緊，他都是魔高一丈。收藏贓物，找尋贓物，成為兒子與父母間的遊戲。

這是我在臺灣臨床示範所看到的一個家庭，聽了個案的背景，讓我對孩子十分好奇。這是怎樣的一個青年人？能夠如此持久地維持一個偷竊習慣，必有他的微妙因素。

這青年人倒是十分坦白。問起他在學校的生活，他說最喜歡舞蹈課，但是明知父親不會贊成，故意在選課時選羽毛球，因為那是大多數同學的首選，自己一定不會入圍，因此便順理成章地入了舞蹈課。我與孩子閒聊，只是投石問路，因為一個青年人願不願意與你交談，是你無法控制的。但是父母在旁看著，十分著急，尤其是父親，連很簡單的話，都搶著代兒子答。

兒子其實很聰明，只是習慣由得父母代言，如無必要，也懶得費唇舌。他最近又因偷竊被起訴，過兩天就要上庭。但是問起這事，他是十問九不知。這次父親真的憋不住了，急著向我出示一本冊子，要我仔細看去。

冊子是父親的筆記本，裡面記載著兒子的一舉一動，去了那一間商店，偷了什麼東西，明察秋毫，還有父親怎樣在兒子背後跟蹤的經歷。如果說這筆記本記錄的是兒子的故事，不如說這是父親的故事。一個如此苦心的父親，把兒子的每日生活，成為他自己的生活的，連兒子每次上庭的傳票，也一張張收藏起來。兒子上庭，變成父親上庭。怪不得青年人對法庭裡的經歷沒有什麼印象。

孩子在外出了問題，很多人都很自然地就怪罪父母不夠關心，或沒有管教。這個家庭卻剛剛相反，他們是每一分鐘都在管教，為什麼仍是事與願違？

原來這對夫婦結婚近二十年，還有一個小女兒，比哥哥小四歲。夫婦對孩子的管教方式，完全相反，父親覺得母親太嚴厲，母親覺得父親太柔順，彼此都不服對方。因此孩子年幼時，全部由母親管教，父親看著妻子敗得一塌糊塗，宣佈放棄，才欣然接手。只是妻子也不覺得丈夫的方法有效，冷眼看著他鑽入牛角尖，也不加勸阻。結果是父親與兒子難分難解，母親與女兒結成一黨，各行各素。

我們請這夫婦坐近對方，嘗試交換彼此的想法，但是他們的眼睛仍是看著孩子，完全談不起來。父親迫不得已時，也會流露對妻子的埋怨，說：「她不喜歡留在家裡，不是忙著工作，就是做義工，對家裡的事不聞不問！」

母親卻說：「我在外面做事，一切都很順利，獲得很大的滿足感，在自己家中，卻只有挫敗的經驗！」

讓她最感挫敗的，真的完全是孩子問題嗎？當然不是。只是談孩子的問題容易，談夫婦間的問題就很困難，幾乎每個問題孩子背後，都有一對無法解決矛盾的夫婦！

教子不一致只是表面問題，所有孩子都知道父母是不可能絕對一致的，最笨的孩子都懂得如何在父母的分歧中取利。但是當父母的不一致代表著夫婦之間一種深層次的磨擦，一種基於無法在相處中找到樂趣所造成的孤單與疏離，滿懷情緒無處舒發，那暗湧就會重重地影響了他們怎樣處理孩子。如此一來，他們不但無法發揮父母的能量，反而把自己的負面情緒，全部轉移到孩子身上。

青年人在小學時與母親糾纏，中學時又與父親纏綿，根本沒有適當的自我發展空間，父母親避免正面衝突，結果只有在孩子身上打仗，證明自己的方法才是對的。他們不知道，管孩子有時要嚴厲、有時要放鬆，這絕對須要夫妻兩人坐下一齊商討對策。問題是，很多夫婦都缺乏這種近代父母必須具有的溝通。並非他們不懂溝通，而是他們大都不相信有能力說服對方。

我們嘗試了很久，真的無法讓父親同意一個十六歲的青年人並不需要那麼多關注，無論我們怎樣解釋，他都是振振有詞，總有足夠理由要繼續他自己的教育方式。母親在旁一直在偷笑，很高興事實證明丈夫就是如此頑固。我們筋疲力竭，只好讓他們第二天回來再試。

第二天會面，丈夫告訴我們，他來自傳統的農村家庭，父親怎樣無理，母親都默默接受，從小他就站在母親的一邊，長大後更是希望做個好父親，他渴望給孩子一個溫馨的家，他給我們看一張抱著幼兒的照片，兩眼望著兒子，表情比蜜還甜。這父親愛子之心，令人感動。如果他以同樣眼光看妻子，事情的發展也許就不一樣。

而且孩子是越看得緊，越看出毛病。他老是認為孩子頭頂凹了一塊，長大後必會遇到很多劫數，自小就為他擔心。偏偏妻子是會計師，凡事有板有眼，丈夫看她對兒子如此苛求，心中實在不忍。只是他也無法說服妻子，只得由她，等到妻子罷手，他才有機會做他的理想父親。

怪不得他像做研究一般把兒子放在放大鏡下細心觀看。

妻子的成長經驗與丈夫完全不同，她的原生家族是早期隨著國民黨移居台灣的移民，生活與價值觀都與原居民的丈夫格格不入。對她來說，丈夫過於保守、內向、沒有朋友。丈夫娶她時是因為喜歡她的組織能力，婚後卻嫌她過於管制。改變不來丈夫，便專心改變兒子，誰知兒子也是越管越管不了，處處與她作對，甚至向她動武，讓她心灰意冷，只好交由父親去管。她並不認為丈夫比自己管得好，但是，她感慨地說：「我自己教子也實在不成功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！」

兩個疏離的父母，起碼願意反省自己的心態和困擾。

青年人聽著父母的陳述，第一次話題不是集中在他的偷竊行為，有點意外，反而認真起來。我問他說：「你小時候的故事，是母親編寫的，長大了的故事，是父親編寫的，你想這樣下去嗎？」

他說：「不想！」

我說：「不想的話，就要找回自己的聲音，自己的思考，明天自己面對上庭，而不是讓父親代你求情？」

我又告訴他說：「六個月後我就會回來，到時你可以給我看你自己寫成的故事嗎？」

青年人與我握手，一言為定！

這段家庭會談，只是一次播種，六個月後，才知道能否萌芽。